

四月望雨

Last April Rain



· 2024年12月 發行 〈四月望雨 Last April Rain〉 展覽特別專刊 Exhibition Special Publication ·

特邀作家

艾爾凡·波皮什
Irfan Popish

我就是權力，因此我禁止情歌！
致 那懼怕情歌的政權

〈四月望雨 專刊講座〉
時間：2025/01/11 週六
15:00~17:00
地點：福利社
FreeS Art Space
講者：艾爾凡 張芯 王翊萱



藝術家 張芯 鄭尹真 胡馨方
貳零貳伍年
最濕背秀
的展覽



就在福利社

漫畫專欄



浪漫畫家 風宜凡
客家雨
Hakka Rain
雨夜
Raining Night



浪漫畫家 游博仁
唇の風
The Wind of Lips

邀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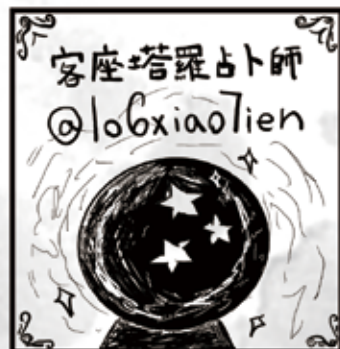
台灣羅馬字文壇
閃耀新星
Kán Ūi-iū 簡維佑
聽鄧雨賢的歌
我們是否被風愚弄
Thia' Tē' Ū-hiàn
ê Koa: Lán Kám
Ē Hō Hong Phian
M Chai

四月望雨 Last April Rain

展覽地點：福利社 FreeS Art Space
展期：2025/01/04- 2025/02/08
開幕茶會及表演：2025/01/04 15:00
展覽講座：2025/01/11 15:00-17:00



芬朵衣系美女
敵尼糖雨美女



〈四月望雨 Last April Rain〉前情提要

編輯：張芯



2024年8月，由台灣視覺藝術聯盟（視盟）在大稻埕發起的「城市跑庫文化運動會-藝術團體賽」。張芯、鄭尹真、胡馨方、王翊萱、張允所組成的團隊「新牛仔庫」於活動中一路過關斬將，榮獲首獎，有了在福利社的展出機會。之後便以：「**展覽計劃統籌：張芯、展出藝術家：鄭尹真、胡馨方、張芯、文件翻譯及研究：王翊萱、展覽相關聲音製作：張允**」的架構開始執行展覽計劃。

展名「四月望雨」實為鄧雨賢四首名曲的合稱。在此計畫被建構的開端，為了書寫與文化運動會地點相關計畫，張芯閱讀許多資料，並在過程中發現了鄧雨賢這號人物。藝術家們藉此機緣，有了接觸台灣日治時期音樂史的機會，在各自研究後展開不同的創作計畫。在展覽內容製作後期，可以發現參與本計畫的藝術家們，並不是在進行以歷史人物或事件為主體的脈絡研究和考察，參與城市跑庫文化運動會及撰寫最初研究計畫的契機，成為了藝術家們的敲門磚，創作者們吸收此活動帶來的養分，各自依循自我的創作脈絡及個人經驗，尋找及進入了不同的藝術實踐之門。

展覽特報- 閱讀台灣音樂史、被殖民史的同時，除了參展藝術家們互相討論，也邀請了不同作家、漫畫家、活網人士，撰寫他們對此議題的相關感受及想法，並將內容編排製成本展覽特報，讓觀者有機會看到不同立場的理解內容。

鄭尹真- 因為不同年代的音樂，引發其對於時間、記憶、虛實的興趣，在此次展覽中以自身生命經驗出發，嘗試處理生死及親密情感的議題。

胡馨方- 對於鄧雨賢在歷史上的地位性是如何被塑造出來，及其地位的可否受公評性有興趣，藉由創作思考當代社會中評斷歷史的方法，及尊嚴和名聲的製造。

張芯- 因展覽計畫機緣，和本報特邀印尼作家艾爾凡展開了一段對「權威和情歌」之間關係的思辨，在過程中艾爾凡分享了許多印尼史料，某一部分的事件發生地恰好位於張芯目前生活的城市巴黎。藉由親身拜訪相關地點，張芯以自身視角，嘗試理解一段印尼政治犯與巴黎印尼餐廳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鄧雨賢 (1906~1944) 是位出生於台灣桃園平鎮及龍潭地區的客家作詞、作曲家，曾創作多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包括〈大稻埕進行曲〉、〈望春風〉、〈雨夜花〉、〈月夜愁〉……皆為他的作品。不過，鄧雨賢的歌曲們命運多舛。1930年代末期日本殖民政府為因應「皇民化運動」，在台強制推行語言政策，強迫台灣人全面使用日語，禁止台語歌曲、戲劇及

電影發行或演出，鄧雨賢的歌曲因廣受台灣人民的喜愛，被日本政府強制要求將歌詞改為日文，內容宣揚愛國精神，及鼓勵台灣人民為日從軍。

二次大戰後，國民黨推行「國語運動」，鄧雨賢的〈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合稱〈四月望雨〉）在戒嚴時期皆曾被列為禁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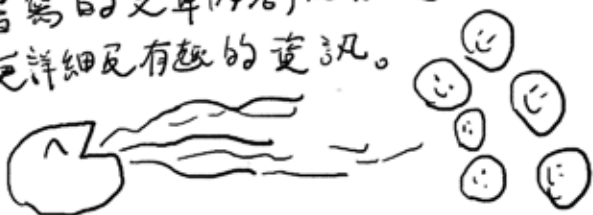


因展覽計畫機緣，和本報特邀印尼作家艾爾凡展開了一段對「權威和情歌」之間關係的思辨，在過程中頻繁地和艾爾凡通訊，艾爾凡分享了許多印尼歷史、音樂文化及文學。印尼在蘇哈托掌權時期，曾經將許多社運人士定罪並拔除國籍、驅逐出境，這當中某一部分的政治犯來到法國重新開始生活，張芯目前恰巧於巴黎求學，於是她親身拜訪艾爾凡講述的某印尼政治事件發生地點。張芯以自身視角，嘗試理解一段印尼政治犯與巴黎印尼餐廳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張芯



「展覽講座」
邀請本報特邀印尼作家艾爾凡，與張芯、王翊萱共同討論在報中交互書寫的文章內容，及背後更詳細及有趣的資訊。



模糊的記憶 從來說不清楚的話

文：鄭尹真

：「我好像一直在談論「感覺」，好像從頭到尾都說不清楚什麼。常常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的我，在生活中的片刻、又或者是什麼帶有情緒的瞬間，嘴上就會開始哼起怎樣的歌。」

這篇文章寫到這邊可能覺得在 murmur，但誰又不是這樣呢？總是訓練要把話說清楚的我們，哪一次在說出來的瞬間清楚了，滂沱大雨落在地面時，也完全分不清楚與點落在地面的哪個方位，因為大雨落下淋濕了地面，已看不見一點一點落下的痕跡，老是以以為聰明的看著天空，又或者是在空氣中讀到了雨的味道，彷彿就知道哪時候會下雨了一樣。

在記憶中的某個片段，我站在清水火車站出站的路口，像笨蛋一樣的我盯著一旁的水泥地好一陣子，看著一滴一滴的雨點落在地面上，來印證天空是真的下起了雨。

雨過天晴水無痕。大雨之後的晴天，沒有明顯的痕跡標示著這場雨曾經存在過，但我們心中卻依然記得雨水打在臉上、落在地上的瞬間。

在日常生活中，我從來不會去刻意記得每個片刻，但每個片刻的自己都在當下留下過痕跡。是在記憶裡，是在空氣中、在那個腳踩過去的瞬間，在別人的世界裡，可能自己沒有意識到，但確實存在過。就像是我時常去到了某些地方，當下可能也沒有意識到，但想著想著都會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也讓我開始不斷的想，像是在回憶裡面搜尋、印證自己真的來過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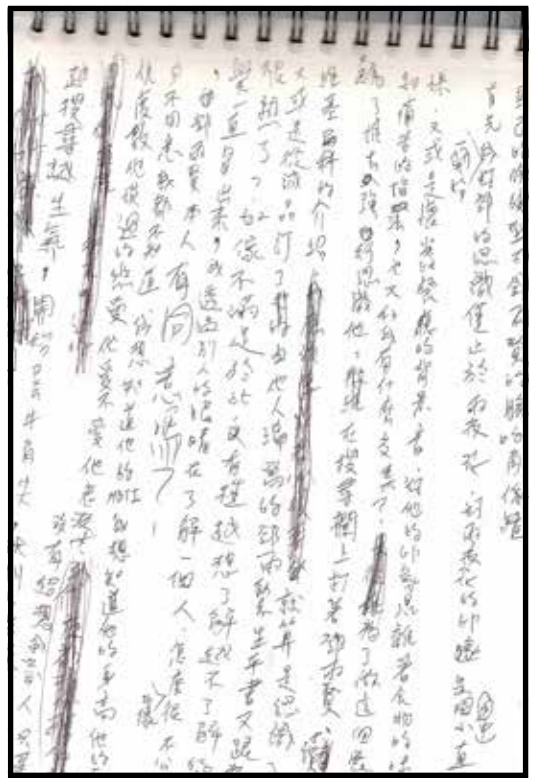
我認為歌曲也是如此，常常聽著歌透過旋律、透過字、詞，好像就把我帶去了某個地方，是種對未曾到過的地方的嚮往，又或者是自我投射到某個相同故事情境到過往。而當我回想過去的種種片刻，有時也像在聽一首熟悉的歌曲一樣。

我不知道在我這樣的一連串繞口令下看著這篇文章的你有沒有讀懂。但簡短來說就是在某些無意識的當下，我與過去的片刻擦肩而過，而那段時間在記憶深處留下的痕跡，卻會在特定時刻被某首歌、某個旋律又或者某個畫面喚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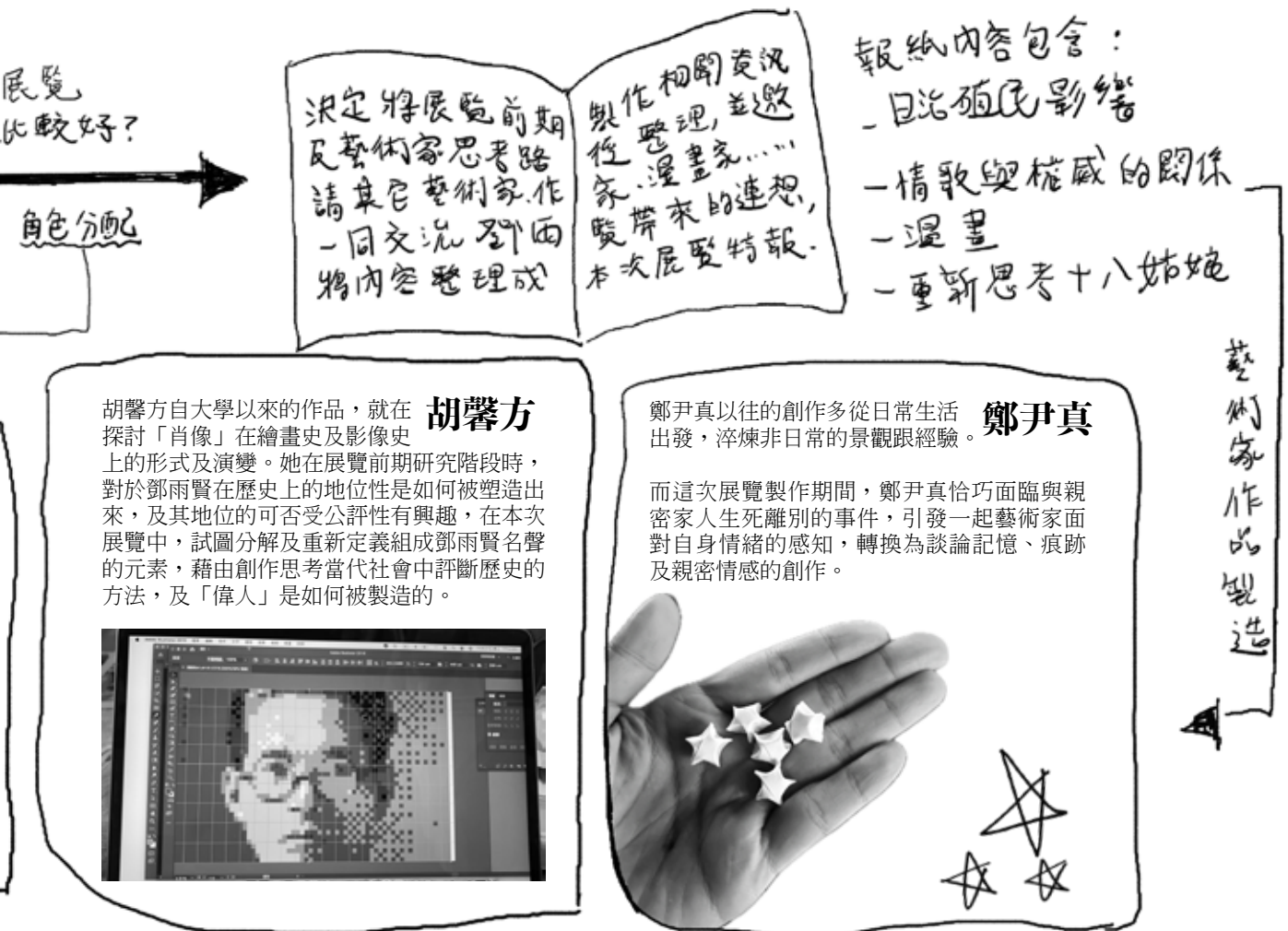
一樣的地方，會有跟不一樣的人的回憶；一樣的等，在等不一樣的事情。但通常在等不到的時候，才會去想、才會意識到、才會去逼自己喚起，所有沒意識到但卻有過的記憶。

最近對「無常」的感受很深。很多事情來不及反應之間就發生了，但我相信，只要記得，就不會消失，旋律、文字、畫面，都是為了提醒我們，讓我們不要忘記一些事情。

說真的，我能講清楚我現在不想忘記的事情是哪些嗎？說真的，鄭雨賢跟我人生真的一點關係也沒有。我也不是一个會認真考究歷史文獻資料的人，但要不是有他的那些音樂、要不是答應參加這檔展覽、要不是張心遠在法國跟我來來回回聊天聊我的想聊我的感受，讓我繼續不斷的去想，我可能從來也沒有這麼認真的想過我的感受。



胡馨方創作手稿



我就是權力，因此我禁止情歌！ I'M A POWER, THEREFORE I FORBID LOVE SONGS!

特邀作家 Invited Writer: 艾爾凡·波皮什 Irfan Popish

英譯 English Translator: 王翊萱 Tammy Wang

叨一項 敢也有別項…… —— 四季紅

鄧雨賢對我來說無疑是一位新人物，如果我不曾在臺灣生活、參與這個計畫，我永遠都不會認識他。在你閱讀這篇文章之前，我相信你對鄧的了解已經超過我，或者你可能在這份報紙的第一頁讀過他的簡介。所以，不要期待我再次評價鄧，因為老實說，我對他仍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我對中文資料的有限接觸也確保了我對鄧的書寫不會比你的知識更深入。幸運地，許慧璇的論文《鄧雨賢的四首台灣民歌探討：『四季紅』、『雨夜花』、『望春風』和『月夜愁』》為我提供了許多有關鄧及其作品的資訊和背景。根據我所閱讀的資料，我的結論是：儘管我們可能在不同背景的世界中長大，但我們始終面對著相同的權力政權本質。

懼怕愛的政權。

是的，在印尼也有禁歌的經歷。在我們第一任總統蘇卡諾（Sukarno，1945-1967）任內，被視為「西方文化」的歌曲被認為是反革命的，儘管這些歌曲的內容根本不具政治性。蘇卡諾將受英國入侵影響的音樂，如披頭士和滾石樂隊，稱為「ngak-ngik-ngok」音樂，認為這損害了道德。長髮被公然剪掉，英文樂隊名稱必須改為印尼語名稱，廣播電台被禁止播放西方歌曲，還有唱片被燒毀。如果有人反抗，他們可能會遭到審問和監禁。這發生在 Koes Bersaudara 身上，這是一支來自泗水的樂隊，經常被拿來與披頭士相比。隨著蘇哈托（1967-1998）的上台，政權轉向軍事主義。雖然蘇哈托的時代標誌著對西方文化的開放，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政權不害怕音樂。事實上，在蘇哈托的統治下，禁歌的數量增加了。其中一首被禁的歌曲是《Genjer Genjer》。雖然這首歌是關於日本佔領期間人民的艱辛，但它之所以被禁，只因為它是由一位與印尼共產黨有關聯的音樂家創作，而該黨在蘇哈托時期被禁，至今仍然禁閉。對這首歌的神話被誇大，使其看起來像是一首可怕的歌曲。在蘇哈托32年的獨裁統治下，許多「批評性」歌曲也被禁。這使得一些藝術家無法發行作品，或被迫自我審查，用隱喻或英文歌詞來掩飾他們的批評。有趣的是，在蘇哈托的時代，不僅是批評歌曲被禁，即便像 Betharia Sonata 的《受傷的心》（Hati Yang Luka）這樣被認為過於感傷的情歌，也被視為不愛國而受到禁令，認為這首歌削弱了青年人的精神。然而，就像鄧的歌曲多次遭到政權破壞一樣，在印尼以外的地方，從一個暴政到另一個暴政，我相信許多歌曲也遭遇了類似的對待。鄧和他的四首歌曲可能代表著不同的語言、角色、方法和經歷，但共享著共同的苦難歷史。並非因為意識形態被沉默，而是因統治者固有的專制本性，他們樂於使人沉默。所以我向上帝祈求庇護，免於那懼怕情歌的政權。



印尼樂隊《Koes Bersaudara》



歌曲《Genjer Genjer》



歌曲《Hati Yang Luka》
（受傷的心）

Samakah aku bagai burung di sana
難道我就是那隻籠中的鳥兒
Yang dijual orang?
被人隨意買賣?



There are no other words I want to tell you besides love... — Season Red

Teng Yu-hsien is certainly a new figure to me. Someone I might never have known if I hadn't been living in Taiwan and involved in this project.

Before you read this, I'm sure you already know more about Teng than I do. Or perhaps you've read his brief profile on the first page of this newspaper.

So, don't expect me to review Teng again, because honestly, I still have much to learn about him. My limited access to Mandarin sources also ensures that my writing about Teng won't be more insightful than your knowledge.

Fortunately, Hsu Hui-hsuan's writing, *An Exploration of Four Taiwanese Folk Songs by Teng Yu-hsien: 'Season Red,' 'Moon's Blue,' 'Craving for Spring Winds,' and 'The Torment of a Flower,'* has given me plenty of information and context about Teng and his work.

And from what I've read, my conclusion is this: Although we may have grown up in world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we always face the same nature of power regimes.

Power regimes that fear love.

Yes, we in Indonesia also have experience with banned songs. During the leadership of our first President, Sukarno (1945-1967), songs considered as 'Western culture' were seen as counter-revolutionary, even though the content of the songs was not political at all.

Sukarno referred to British Invasion-influenced music, like The Beatles and The Rolling Stones, as 'ngak-ngik-ngok' music that damaged morals. Long hair was publicly cut in raids, English names for bands had to be changed to Indonesian names, radio stations were forbidden to play Western songs, and some records were burned. If anyone resisted, they could be interrogated and imprisoned.

This happened to *Koes Bersaudara*, a band from Surabaya often compared to The Beatles.

The regime then shifted to militarism under Suharto (1967-1998). Although Suharto's era marked an opening to Western culture, it didn't mean his regime wasn't afraid of music. In fact, more songs were banned during Suharto's rule.

One such song was *Genjer Genjer*. Although it was about the hardships of the peopl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t was banned simply because it was composed by a musician affiliated with the 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 which was banned under Suharto and remains banned today. Myths about this song were exaggerated, making it seem like a frightening song.

Under Suharto's 32-year dictatorship, many 'critical' songs were also banned. This prevented several artists from releasing their works or forced them to self-censor, using metaphors or English lyrics to disguise their criticism.

Interestingly, it wasn't just critical songs that were banned during Suharto's era. Even love songs like *Hati Yang Luka (A Heart that Hurts)* by Betharia Sonata, deemed too sentimental, were banned because they were seen as unpatriotic and thought to weaken the spirit of the youth.

However, as with Teng's songs that were sabotaged by the regime multiple times, and elsewhere beyond Indonesia, from one tyranny to another, I believe many songs have faced similar treatment.

Teng and her four songs might represent different languages, actors, methods, and experiences but share a common history of suffering.

Silenced not by ideology but by the inherent authoritarian nature of the rulers who delight in silencing.

So I seek refuge in God from a regime that is afraid of love songs.



~~love~~ ~~ame~~ cinta ~~love~~ ~~ame~~ cinta

致 那懼怕情歌的政權

特邀作家: 艾爾凡·波皮什

英譯: 王翊萱 Tammy Wang

我是個憂鬱的人，相當敏感而浪漫。

就像我想像中的春風，不只是讓我拉緊外套的空氣，關上窗戶。

風是朋友，也是希望，是被期待與回憶的東西。為了可能到來的美好，為了它可能攜帶的愛。

後來，總督¹說我的風太柔和。

它應該強勁，像士兵們整齊步伐的愛國吼聲，高舉著藍天中的旗幟。

誰知道西方的愛國之風是否吹得更猛，讓我變得憂傷²。

它的狂風將我充滿愛的風推回。

它的狂風怕我溫柔的風會用愛來解放。

月娘笑阮是憨大呆，被風騙不知。

我是個憂鬱的人，相當敏感而浪漫。

就像我看到的月亮。不僅僅是隨著地球旋轉的衛星。

月亮是愛的自由的支柱，月亮是當希望未至時的伴侶，月亮是思念的象徵。

但再次，總督限制了我的渴望，他們禁止我哭泣，他們要求我保持愛國之心。

啊，我的月亮不再純真。

我是個憂鬱的人，相當敏感而浪漫。

我是個憂鬱的人，相當敏感而浪漫。

就像我看待雨一樣，不僅僅是水蒸發進入空氣、變成雲彩，從藍色轉為灰色，再傾洩而下，灌溉大地，浸潤土壤。

我看到雨是帶給我憂鬱的存在，它與風共謀，將花朵——作為希望的象徵——拋落在地。作為結束，吹走希望。

我看到雨是無情的，奪走未來的光明。直到我無能為力，直到再也沒有人會看見我。

雨就像總督，用虛假的民族主義幻影劫持了我的悲傷故事。

對我從未了解的事物的忠誠。

Je t'aime
Je t'aime
Oh, oui je t'aime
Mais non plus



he
loves
me

he
hates
me

he
loves
me

he
loves
me
not



我是個憂鬱的人，相當敏感而浪漫。

就像我看到的四季，不僅僅是它們的變遷。

我用生命中的瞬間記錄下四季的變遷。

當我在春天愛著時。

當我在夏天準備告白時。

當我在秋天回憶起這段感情時。

當我們在冬天團聚，成為戀人時。

帶著燒得通紅的溫暖。

但再次，我的感情變得冷淡。

愛情的熱度被認為是危險的。

被視為那些自稱統治者的人的敵人，儘管我從未知道他們是誰。

我們的愛，如同我嘴唇胭脂朱朱紅，被視為污點，必須被印上藍色，以便它的甜蜜漸漸褪去，淡化我的憂鬱，變成所謂的屈從！

我是個憂鬱的人，相當敏感而浪漫。

叮一項，敢也有別項。

我不想向上帝獻上其他祈禱，除了求祂庇護我免於那懼怕情歌的政權侵害。



1 原文「Gunshireikan」是日本軍政府統治印尼時的軍政官，對應到日治時期臺灣為總督。

2 blue 在英文中有「憂傷」及「藍色」兩種意思，筆者在此運用 blue 的雙關之意，用藍色暗示國民黨。

For the Regime that Fears Love Songs

Invited Writer : Irfan Popish

I am a melancholy man. Quite sensitive and romantic.

Like how I imagine the spring wind. More than just the air that makes me pull my coat tighter. Closing the windows shut.

The wind is a friend as well as a hope. Something anticipated and remembered. For the good that may come. For the love that it may carry along.

Then the Gunshireikan said my wind is too gentle.

It should be strong, like the patriotic roar of soldiers' boots marching together. Raising the flag in the blue sky.

Who knows if the patriotic wind from the west blows harder, making me turn blue.

Its gusts push back my love-filled wind.

Its gusts are afraid that my gentle wind will liberate with love.

The moon laughs at them for being so foolish, to be fooled by my love-filled spring wind.

I am a melancholy man. Quite sensitive and romantic.

Like how I see the moon. More than just a satellite following the Earth's rotation.

The moon is a pillar of the freedom of love. The moon is a companion when hope doesn't come. The moon is an image of longing.

But again, the Gunshireikan regulates my longing. They forbid me to cry. They ask me to remain patriotic.

Ah, how my moon is no longer innocent.

I am a melancholy man. Quite sensitive and romantic.

Like how I see the rain. More than just the process of water evaporating into the air, becoming clouds, turning from blue to gray, and breaking with water pouring down on the earth. Wetting the soil.

I see the rain as an entity that brings me melancholy. Conspiring with the wind that drops flowers—as a symbol of hope—to the ground. As an end. Blowing away hope.

I see the rain as ruthless. That snatches away the light of the future. Until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Until no one will ever see me.

The rain is like the Gunshireikan, hijacking my sad story with a false nationalist illusion.

Devotion to something I never knew.

If I should fall like a flower, I'd rather choose down by the ruthlessness of my rain than the sakura.

I am a melancholy man. Quite sensitive and romantic.

Like how I see the seasons. More than just their mere change.

I record the seasons in the moments of life I experience.

When I loved in the spring.

When I was about to confess it in the summer.

When I remembered it in the fall.

When we united in the winter and became lovers.

With a warmth that burns red hot.

But again, my feelings turn blue.

The hot red warmth of my love is said to be dangerous.

Considered to represent the enemy of those who claim to be a ruler. Even though I never knew who they were.

Our love, like the red of my lips, is deemed a stain. It must be stamped blue so that its sweetness fades. Fading my melancholy. Becoming what is called submission!

I am a melancholy man. Quite sensitive and romantic.

There are no other words I want to tell you besides love.

There is no other prayer I want to offer to God besides: I seek refuge in God from a regime that fears love songs.



Engkau merayu oh
Merayu Cumbuan
Mesra Mesra

Kucari cari
Di mana engkau
Jangan menghilang



回應：致 那懼怕情歌的政權

Respond: For the Regime that Fears Love Songs

撰文 written by: 張芯 Chang Hsin

英譯 English Translator: 王翊萱 Tammy Wang

愛情你比我想的闊較偉大
你予我這世人最後的期待
你是我的未來希望你會了解

—— 〈愛情你比我想的闊較偉大〉，茄子蛋

今年九月開始，我一邊在巴黎唸語言學校，準備明年法國美院的入學考試，一邊策劃《四月望雨 Last April Rain》展覽及其報章出版物。

十月初，邀請阿凡（艾爾凡）為《四月望雨》撰稿後，我們有了密切的訊息來往及討論。

魚雁往返中，從正事：「嘿！艾爾凡！你有沒有興趣參與我們的展覽計畫～？」，聊到一些可能不那麼重要的私事——例如阿凡其實高中時上過不少法文課，但現在只記得 *comme si comme ça*；我們從嚴肅的歷史創傷：討論對各自生長國家（印尼及台灣）政治局勢及威權統治時期歷史的看法，聊到輕鬆愉快的青少年時期回憶——互相分享彼此青少年時期的愛歌。

回溯通訊內容，我單方面認為和艾爾凡開始有更深層的交流，是從他的一句：你有最喜歡的音樂類型嗎？（Do you have any favorite genre of music?）開始的。那則訊息之後，我們開始分享給對方許多音樂、分享喜歡它們的原因，而這些音樂之所以會讓我們重複聆聽，多少都與個人回憶、情感、關注事物有所相關。

我記得當我傳給阿凡 *my little airport* 的〈Japan 實瓜〉時，他回傳〈How Can You Fall In Love With A Guy Doesn't Know Gainsbourg?〉。

那個當下，我忍不住會心一笑，心想：哇～這個人好像懂我耶。

是的，這就是音樂、歌曲及旋律的力量。人的意識及感知是很容易被音樂操控的。電影配樂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論劇情再怎麼芭樂，一般觀眾還是會輕易地被電影畫面及配樂煽動情緒：在 2021 年的台灣電影〈當男人戀愛時〉中，我們可以在片尾看到男主角阿成（邱澤飾）俊俏的臉上戴著病容，虛弱地躺在臨終病床上，接著，我們會看到病床邊女主角浩婷（許瑋甯飾），手緊緊握住阿成的手，看著阿成漸漸失去生命跡象，淚水由浩婷嬌美的臉龐上滑落，這時，背景配樂蠢蠢欲動，開始了銜接最後片尾曲的前奏，這段前奏搭配著幾個交代劇情的畫面，到最後，片中角色們的回憶與淚水交織，片尾曲〈日常〉選在此時進入主旋律。當年，多少觀眾都在這音樂的催情下淚灑電影院，又有多少人回家後一邊看著電影主題曲〈愛情你比我想的闊較偉大〉MV，一邊又止不住的潸然淚下。

各式樂曲中，情歌（尤其是悲傷的情歌）的催情力量甚是強烈。和艾爾凡討論的過程，他傳給我一篇陳儒修所寫的中文論文《戰後台語歌曲的殖民想像與文化書寫》，在這篇論文中我們理解到：戰後台灣的流行台語樂曲中，最常見的主題不外乎「思鄉」及「愛情」，而這或許反映著台灣人民從日治時期，到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的過程，從來都沒有被當作「自己人」的感受，而是一直活在有比自己更高統治階層的、二等公民的陰影之下。藉由思鄉歌曲中所想像的那片「家鄉」，台灣人民於動盪中的不安全感得到紓解；而在悲傷的情歌旋律中，台灣人得到宣洩悲痛及憂鬱的機會。

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下，台灣人民無法自由的創作（尤其是關於政治思想）作品。戒嚴時期，政府將許多當時的流行歌曲列為禁歌，包括〈舊情綿綿〉、〈今天不回家〉、〈橄欖樹〉、〈何日君再來〉、〈給我一個吻〉、〈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

看到這些曾經的禁歌，老實說，我內心有些不解：明明很多歌內容都與政治無關啊？很多都是情歌啊？為什麼會被禁呢？

目前這些問題還沒找到確切解答，但我想，懼怕音樂的政權、懼怕情歌的政權，根本原因也許來自對「人民感受被喚起」的恐懼，當人民的情感被音樂喚起，他們或許會開始對這世界更有感覺、開始有自己的想法，這是權威統治者不樂見的，他們希望人民是麻木、被催眠、好操控的。

但是，究竟情歌是喚起人民的感知，又或是使人自溺於自我情感世界？究竟我們是浪漫歌詞中的男女主角，還是淪為被另一群人操弄的布偶？

<i>Je t'aime, je t'aime, oh, oui je t'aime</i>	我愛你，我愛你，噢是的，我愛你
<i>Moi non plus</i>	我並不愛你
<i>Oh mon amour</i>	噢我的愛
<i>Comme la vague irrésolue</i>	像猶疑不決得海浪一般

—— 〈Je t'aime moi non plus〉（我愛你 .. 我不愛你 ..），Serge Gainsbourg&Jane Birkin

我想，在溫柔的呢喃和旋律之下，我們仍要小心那包裹著蜜衣的毒藥。畢竟，愛情總是使人心碎。

*Love is greater than I ever imagined
You give me the last hope of this world
You are my future,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 "Love Is Greater Than I Ever Imagined," EggPlantEgg

This September, while attending a language school in Paris to prepare for next year's entrance exam at the École des Beaux-Arts (School of Fine Arts), I am also planning the exhibition "Last April Rain" and its accompanying public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October, after inviting Irfan to contribute to "Last April Rain," we began exchanging messages and discussing closely.

Through our correspondence, we shifted from formal matters—"Hey! Irfan! Are you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in our exhibition project?"—to lighter personal topics. For instance, Irfan revealed that he had taken several French classes in high school but now only remembers "comme si comme ça." We moved from serious discussions about historical traumas—sharing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our respective home countries (Indonesia and Taiwan)—to reminiscing about our carefree teenage years, sharing our favorite love songs from that time.

Reflecting on our exchanges, I believe the deeper connection with Irfan began with his question: "Do you have any favorite genre of music?" After that message, we started sharing numerous songs with each other and discussing why we loved them. The music we chose to revisit was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personal memories, emotions, and interests.

I remember when I sent Irfan My Little Airport's song "Japan Shih Gua," (*Japan 實瓜*) he responded with "How Can You Fall In Love With A Guy Who Doesn't Know Gainsbourg?" At that moment, I couldn't help but smile knowingly, thinking: Wow—this person seems to understand me.

Yes, this is the power of music, songs, and melodies.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perception can be easily manipulated by music. Film scores are the best example; no matter how clichéd the plot may be, general audiences can still be easily swayed by the film's visuals and music. In the 2021 Taiwanese film "Man in Love," we see the handsome face of the male lead, Ah Cheng (played by Chiu Tse), wearing a sickly expression as he lies weakly on his deathbed. Then, we see the female lead, Hao Ting (played by Hsu Wei Ning), holding his hand tightly while watching him gradually lose signs of life, tears streaming down her beautiful face. At this moment, the background music begins to swell, transitioning into the prelude of the final theme song. This prelude accompanies several scenes that narrate the story, culminating in a blend of memories and tears from the characters, as the ending song "Daily Life" enters its main melody. That year, how many audience members shed tears in theate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evocative music? And how many returned home to watch the movie's theme song "Love Is Greater Than I Think" MV while unable to hold back their tears?

The power of love songs, especially sad ones, is indeed profound. During my discussions with Irfan, he shared with me a paper written by Chen Ru-xiu titled "Colonial Imagination and Cultural Writing in Post-War Taiwanese Songs." Through this paper, we understand that the most common themes in post-war Taiwanese pop songs are "homesickness" and "love." This may reflect the feelings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throughout the transition from Japanese rule to the Kuomintang(KMT) government taking over Taiwan, during which they were never tru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ir own," but rather lived under the shadow of a higher ruling class as second-class citizens. Through the imagined "hometown" in these homesickness songs, Taiwanese people find relief from their insecurity amid turmoil; meanwhile, in the melodies of sad love songs, they gain an opportunity to express their sorrow and melancholy.

Under the authoritarian rule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the people of Taiwan were unable to freely create works, especially those concerning political thought. During the martial law period, the government banned many popular songs of the time, including "Old Love," "Not Going Home Today," "Olive Tree," "When Will You Return," "Give Me a Kiss," "Season Red," "Moon's Blue," "Craving for Spring Breeze," and "The Torment of a Flower" among others.

Seeing these once-banned songs, I honestly feel a bit puzzled: many of these songs have content that is clearly unrelated to politics. A lot of them are love songs—why were they banned?

Currently, I have not found a definitive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but I suspect that the underlying reason for a regime's fear of music, and particularly love songs, may stem from a fear of evoking "people's emotions." When music stirs people's feelings, they might start to become more aware of the world around them and develop their own thoughts—something that authoritarian rulers do not welcome. They prefer a populace that is numb, hypnotized, and easily manipulated.

However, do love songs truly awaken people's perceptions, or do they merely lead individuals to drown in their own emotional worlds? Are we the protagonists in the romantic lyrics, or have we become puppets manipulated by another group?

Je t'aime, je t'aime, oh, oui je t'aime	I love you, I love you, oh yes, I love you
Moi non plus	Me neither
Oh mon amour	Oh my love
Comme la vague irrésolue	Like the undecided wave

—— "I love you, me neither,"(Je t'aime moi non plus) Serge Gainsbourg & Jane Birkin

I believe that beneath the gentle whispers and melodies, we must remain cautious of the poison wrapped in sweet seduction. After all, love always has the potential to break our hearts.

戰爭畫中的軍歌 Military Songs in Wartime Paintings

撰文 written by: 王翊萱 Tammy Wang

在翻譯艾爾凡跟張芯文章的過程中，我對印尼及日治時期臺灣的禁歌有更深入的了解，令我想起我的學士論文《二戰時期臺灣美展作品中的兒童形象》。在這個研究中，我分析了二戰時期臺灣官方展覽府展與民間的臺陽美術展之間的異同，並對兩個展覽中兒童入畫的作品進行比對與分析，其中有一幅是李石樵的《合唱》（或譯作《唱歌的小孩》）。

這幅畫繪製於戰事激烈、空襲頻繁的 1943 年，場景為防空洞前。作中有七名兒童，最中間的孩子穿著卡其色的軍服，手中拿著一張紙，通過李石樵在臺陽展座談的紀錄，得知那是軍歌的歌詞，這名孩子肩上還背著一個已經陷入睡眠的幼兒，此外，拿著歌詞的手臂下方亦有一名帶著軍帽的幼兒緊貼在他身上，姿態親暱，沒有開口唱歌；在他右腳邊，有一名幼兒蹲在地上。剩下三名孩子分散在畫面的左右兩側，最左邊的孩子環抱雙臂，開口唱著軍歌，最右邊有兩名女孩，同樣高聲合唱著軍歌。

作中四名年紀較長的兒童皆齊聲唱著軍歌，在躲避防空洞以遠離空襲的現況下，臺灣兒童藉由唱誦軍歌來鼓舞士氣，符合李石樵所陳述的：「到最後，由於時局是那樣逼迫緊張，我們一定要保持喜悅與希望，一直到最後關頭也必須抱持這樣的心情。」。儘管李石樵沒有明確提到這些孩子唱的是什麼歌，但鄧雨賢的〈望春風〉被改為〈大地的召喚〉的年代與這幅作品相符，可以把他們唱的歌想像為鄧雨賢原作改成的軍歌。

被改編後的〈望春風〉乘載了「奉獻予皇國啊去吧／大地之召喚豪氣英勇」的期盼，〈雨夜花〉和〈月夜愁〉的歌詞被更為日文「吾等乃日本男兒／進攻敵軍搖舉軍旗／搬運彈藥接續戰友前行／你已獻予天皇之男兒命／何足惜哉若為皇國」。



《合唱 Chorus》
李石樵 Lee Shih-Chiao

1943 年是軍歌當令的年代，音樂作為統御人民、宣揚帝國理想、鼓勵從軍的手法再有效不過了。結合了兒童跟軍歌的《合唱》引發大眾共鳴，反映出當時的社會中，唱軍歌是極為普遍的事，連兒童都會唱。戰爭對兒童是毫不留情的，臺灣小孩籠罩在空襲的恐懼下，只能藉著歌唱「為了日本皇國犧牲奉獻也毫不可惜」的內容來自我鼓舞，凸顯出被殖民者的諷刺和悲哀。在戰爭畫中，能窺見鄧雨賢的影子，更能從美術的角度，再度審視日治時期臺灣身為被殖民者的無奈和堅強。

War was relentless on children; Taiwanese children, gripped by the fear of air raids, could only find self-encouragement by singing lyrics of "sacrifice for the Japanese empire," a testament to the irony and sorrow experienced by the colonized. In these wartime images, we catch glimpses of Teng Yu-hsien's influence, offering a visual perspective on the resilience and bittersweet experience of Taiwanese life under Japanese rul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the articles by Irfan and Chang Hsin, I gain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banned songs in Indonesia and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hich reminded me of my undergraduate thesis, *The Depiction of Children in Taiwanese Art Exhibitions During World War II*. In this research, I analyz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fficial colonial exhibitions, such as the Governor-General's exhibitions, and the Taiyang Art Exhibition, a civilian-led exhibition in Taiwan, with a focus on artworks featuring children. Among these works is *Chorus* (also translated as *Singing Children*) by Lee Shih-Chiao.

This painting was created in 1943, during a time of intense warfare and frequent air raids. It depicts a group of seven children in front of an air raid shelter. The child at the center is dressed in khaki military attire and holds a sheet of paper, which, according to Lee's comments from a Taiyang Exhibition discussion, contains military song lyrics. This child also carries a young toddler asleep on his shoulder, while another young child wearing a military hat clings closely to him, though not singing. A third child crouches at his right foot. The remaining three children are positioned on the left and right edges of the painting. The child on the far left folds his arms and sings a military song, while the two girls on the far right sing along as well.

In the painting, four older children sing in unison to military songs, their morale uplifted as they take refuge in the air raid shelter to escape the bombing. This echoes Lee Shih-Chiao's statement: "In such a tense situation, we must maintain joy and hope until the very end." Although Lee did not specify which song these children are singing, the timeline of Teng Yu-hsien's *Craving for the Spring Breeze* (which was revised into a patriotic song titled *Call of the Earth*) aligns with this piece, suggesting that the children might be singing this adapted military song.

The adapted version of *Craving for the Spring Breeze* carried a sense of "devotion to the imperial nation," with lyrics urging courage and bravery in answer to "the call of the land." Similarly, the lyrics of *The Torment of a Flower and Moon's Blue* were rewritten in Japanese to express patriotic sentiments, invoking images of "Japanese sons" advancing in battle, carrying ammunition, and sacrificing themselves for the Emperor without regret.

1943 was a peak period for military songs, as music was effectively used to instill loyalty, promote imperial ideals, and encourage enlistment. *Chorus*, combining children and military songs, resonated with the public, reflecting the prevalence of military songs in society—songs that even children would sing.

我們的歌



Songlist made by Irfan & Hsin

OUR
SONG_s

Chang Hsin

Thia^a Tē^a Ú-hiân ê Koa: Lán Kám Ê Hō Hong Phian M'Chai
鄧雨賢的歌：我們是否被風愚弄

Kán Ūi-iū 簡維佑

Tē^a Ú-hiân sī Tâi-oân siāng chhut-miâ ê im-gak ka chi it, che m̄ bián ke kóng. I ê im-gak ū jōa úi-tâi, ū jōa sùi, che í-keng ū chin chē lāng thó-lūn. Chóng--sī, i ē ū miâ-sia^a tau-té sī in-ūi i ê im-gak pún-sin hō chin chē lāng kám-tōng, iah-sī in-ūi phòe-hap sit-bīn cheng-hú lī-iōng kī-tiong ê koa-sū lāi ká jīn-bīn hī-lāng?

鄧雨賢是台灣最有名的音樂家之一，這不用多說。他的音樂有多偉大，有多美，這已經有很多人討論。但是，他的名聲究竟是因為他的音樂本身使很多人感動，還是因為配合殖民政府利用其中的歌詞來戲弄人民？

Him-sióng Tē^a Ú-hiân ê im-gak, góa ē phòe gū-leng tē. Koh-kah hó ê gū-leng, nā lām āng-tē loh-khi, he tiōh sī gū-leng tē, í-keng m̄ sī gū-leng. Tiōh-sng Tē^a Ú-hiân ê im-gak, ū-ia^a chin tan-sūn, chhin-chhiū^a chit ū siāu-lú, chap chhit peh hòe bē chhut-kè, m̄-koh nā hām i ê hiah-ê koa-sū phòe-hap, góa bē chhiū^a he siāu-liân-ke käng-khoán, hō hong phian m̄ chai. Chóng-kóng chit kù, i ē chhut-miâ, kau-ta^a lán ē tī chia thó-lūn i, che koat-tēng sī in-ūi i ê koa-sū ū kau siong-giap (Tâi-oân-ōe koa-sū hit chūn siāng liū-thong) koh ū kau thang hō hit tong-sī ê cheng-hú móa-i, lāi ka thui-kóng.

欣賞鄧雨賢的音樂時，我會搭配鮮奶茶。再好的牛奶，如果加了紅茶，那就是奶茶，已經不再是牛奶。就算鄧雨賢的音樂真的很單純，像是一位少女，十七八歲還沒出嫁，但如果搭配了那些歌詞，我不會像是那個少年，被風愚弄。總之，他會出名，我們到現在還會在這討論他，這絕對是因為他的歌詞夠商業（台語歌詞那時最能流通）還有夠能讓當時的政府滿意來加以推廣。

Tē^a Ú-hiân sī Kheh-lāng. M̄-koh i ê im-gak chhin-chhiū^a lán thau-cheng só'kóng ê, khó-lū chhi-tiū^a, siāng thau-á lóng sī phòe Tâi-oân-ōe koa-sū, chhin-chhiū^a Bāng Chhun-hong, Ú lā Hoe téng-téng. Sī āu-lāi chia^a ū lāng siá Kheh-ōe lāi phòe i ê koa-khek. I koh ū chin chē koa-khek sī phòe Jit-pún-ōe koa-sū lāi ūi Jit-pún Tè-kok hok-bū. Phī-jū kóng chhin-chhiū^a: Hiong-thó Pō-tūi lóng-sū Lāi Phoe (郷土部隊の勇士から), Goeh-kng Ê-kha ê Kó-lōng Sū (月のコロンス), Hoan-siā Ko-niū (蕃社の娘) téng téng. Chia^a ê koa tã pō-hūn ê bok-tek sī beh kó-lē lāng khi chò-peng, thē Jit-pún Tè-kok phah Boán-chiū Kok.

鄧雨賢是客家人。不過就像前文所述，他的音樂為了商業考量，起初都是搭配台語歌詞，像是〈望春風〉，〈雨夜花〉等等。後來才有人寫客語歌詞來搭配他的歌曲。他還有很多歌曲是搭配日文歌詞來服務日本帝國。例如〈郷土部隊の勇士から〉、〈月のコロンス〉、〈蕃社の娘〉等等。這些歌曲大部分的目的是要鼓勵人從軍，替日本帝國攻打滿州國。

Kī-tiong Hoan-siā Ko-niū chit tē koa góa kám-kak chin chhū-bī. Chit tē koa hit tong-sī sī Tē^a Ú-hiân i iōng pit-miâ " 唐崎夜雨 " tī Jit-pún hoat-piáu ê. Koa-sū sī Jit-pún-ōe, sī Jit-pún lāng 栗原白也 só siá ê. Í-hā lán seng lāi thē-giām chit-ê-á chit tē koa i ê koa-sū kap koa-sū ê Tiong-kok-ōe hoan-ek.

其中〈蕃社の娘〉這首歌我覺得很有趣。這首歌是鄧雨賢當時用筆名「唐崎夜雨」在日本發表的，歌詞是日文，是由日本人栗原白也所寫的。以下我們先體驗一下這首歌的歌詞以及它的中文翻譯。

Goân-būn koa-sū:

蕃社の娘の真心は
赤い瑪瑙の首飾り
胸に燃え立つ 戀の歌
弾む踊りの 足拍子
深山育ちの娘でも
悩みもあるよ戀もある
背戸のパパイヤ 捻る頃
泣けてならない 夜もある
娘心のせつなさご
蕃布の綾に 織りこんぶ せめてあの日の憶ひ出に
情けの糸をかよはせる

Tiong-kok-ōe hoan-ek:

部落姑娘的真心
就像頭飾上的紅瑪瑙
心中燃起的戀曲
帶動腳下舞動的節奏
就算是在深山裡成長的女孩
也會有愛戀的煩惱
在後門木瓜成熟的時候
也會有泣然而泣的夜晚
姑娘將心中的相思苦
編入布的圖紋裡 至少讓心中的情愫
在當日的回憶裡迴盪



Chit tè koa ū kā Tâi-oân goân-chū-bîn ê hêng-siōng sàng kàu Jīt-pún. Sui-jiân tang-tiong ū chhī kóa iù-lō̍ ê biâu-su̍t chin tat-tek kó-lē, chhiūⁿ kóng, 紅瑪瑙, 布的圖紋 téng téng. M̄-koh kī-tiong: 就算是在深山裡成長的女孩, 也會有愛戀的煩惱, chit kú koa-sū hō lāng kám-siū tiōh chin giām-tiōng ê sit-bîn gaze. Chit tè koa kā chhim-soaⁿ ê ko-niū kho̍t chit ê chin iōng ê keh-á lāi. Bē su in bô ài-chêng

ê hoân-ló. Lán tò-túg khi khòaⁿ jīt-pún tong-sī tī Tâi-oân ê sit-bîn chêng-chhek, phi-lūn kóng, keng-chhat, pó-kah chè-tō téng-téng, mā kāng-khoán ngē kā Tâi-oân kho̍t chit ê hiān-tāi hòā ê keh-á lāi-té.

這首歌成功把台灣原住民的形象送到日本, 雖然有一些細微的描述值得鼓勵, 例如紅瑪瑙、布的圖紋等等, 但其中這句歌詞「就算是在深山裡成長的女孩, 也會有愛戀的煩惱」, 讓人感受到很深刻的殖民凝視。這首歌給深山女孩一個很牢固的框架, 預設他們沒有愛戀的煩惱。回顧當時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策, 例如, 警察、保甲制度等等, 也很粗暴給了台灣一個現代化的框架。

Āu-lāi 謝宇威 iōng Kheh-ōe thè chit tè koa siá sin ê koa-sū, hō chò Cháp-peh Ko-niū. Chóng-sng sī iōng tiōh ê sek-chúi (chêng-tī chêng-khak) lâi thè chit tè koa chhat sek. Tēn Ū-hiān ê koa-khek tī i ê sī-tāi chò i ēng-kai chò ê tãi-chì, tī Tâi-oân lāng tang-tiong liū-hêng, phah-sng ū hō bē chió lāng kám-kak an-ùi. Koh mā thè Jīt-pún ê kun-kok chú-gī soan-thoân, khó-lêng mā ū thè in chio bē chió a-peng-ko khi sio chiàn. Chit-má lán kám-siā 謝宇威 i hō Tēn Ū-hiān ê koa-khek tī sin ê sī-tāi ē-tàng ū sin ê hoat-hui. Khó-lêng thau-kòe súi ê koa-khek lâi kó-lē Kheh-gí-bún ūn-tōng, sīm-chì sī kī-thaⁿ ê bó-gí ūn-tōng. Í-hā lán kāng-khoán lâi him-sióng chit tè Cháp-peh Ko-niū ê koa-sū.

之後謝宇威用客語給這首歌寫了新的歌詞, 命名為〈十八姑娘〉, 終於給這首歌曲上了對的顏色(政治正確)。鄧雨賢的歌曲在它的時代做了它該做的事, 在台灣人之中流通, 可能安慰了不少人, 更為日本的軍國主義宣傳, 可能因此招募了不少軍力。感謝謝宇威讓鄧雨賢的歌曲在這個時代能有新的發揮, 也許透過美妙的歌曲鼓勵客語文運動, 甚至其他母語運動。以下我們同樣來欣賞這首〈十八姑娘〉的歌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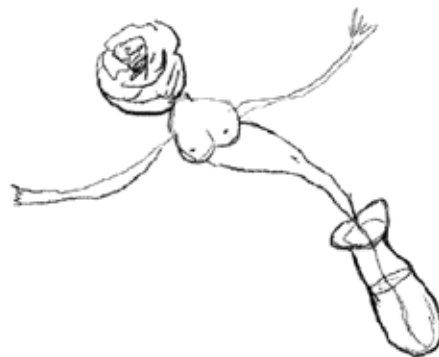
Goân-bún koa-sū:

十八介姑娘一蕾花呀 一蕾花
白白介牙齒紅紅介嘴唇得人惜
敢作得問你 掛肚牽腸為麼儂
那位細阿哥 按有福氣配鳳凰

啊……姑娘十八 一蕾花

十八介姑娘一蕾花呀 一蕾花
老妹妳就係芙蓉花呀 芙蓉花
滿山介花香桃花開來 菊花黃
盼世上鴛鴦雙雙對對 情意長

啊……姑娘十八 一蕾花



Chit kái siū iau-chhiáⁿ, lâi siá chit kóa iú-koan Tēn Ū-hiān ê tãi-chì, láu-sit kóng, góa ū-iaⁿ bô pá-ak. Góa m̄-bat im-gak, tui i mā bô kàu liáu-kái. M̄-koh góa koat-tēng kā tiōng-tiám khng tī i ê koa-khek só-phòe ê koa-sū. Hi-bāng thê-kiang chit koa góa ê siū-hoat. Koa-sū éng-éng ē kā khek giú khi i beh ài ē hong-hiòng, sīm-chì mā kā thiaⁿ-chiòng giú khi. Hi-bāng chit phiⁿ bûn-chiuⁿ ê thok-chiá ē-tàng ū tām-poh-á khé-hoat, tiòng-sin koh lâi him-sióng Tēn Ū-hiān ê koa-khek. Poa-koat bó-kāng gí-giân pán-pún ê koa-sū.

這次受到邀請來寫一些關於鄧雨賢的事, 老實說, 我真的沒有把握。我不懂音樂, 對他也不夠了解。但是我決定著重在他歌曲所搭配的歌詞, 希望提供一些我的想法。歌詞總是能把曲子拉往它想去的地方, 甚至也帶走聽眾。希望這篇文章的讀者能有所啟發, 重新再來欣賞鄧雨賢的歌曲, 包含不同語言版本的歌詞。

Chham-khó chu-liāu

參考資料

1. 臺灣聲音 100

<https://audio.nmth.gov.tw/audio/zh-TW/Item/Detail/1c2c97be-446a-4e60-ac3f-cbebb228956d>

2. 開放博物館

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50dda6dd64b858c8d6b7a042624a4758#248

3. 十八姑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t97KWJNbYI>



佳文共賞

中筋麵粉和倒塌的樹

文：張允

為了在煎冷凍水餃時能做出脆脆的皮，我在颱風天出門買了一包中筋麵粉。只用了兩匙，就煎出了一大盤有脆皮的煎餃。用餐時風雨不停拍打在窗戶上，聲音大到像在加油站的自動洗車道。

颱風過後，許多行道樹都被吹倒，據新聞報導台北市至少有兩千棵樹倒塌。樹的殘骸在被清潔隊載走前被堆放在路旁，我的三個朋友在騎機車時為了躲閃樹的殘骸而摔車，他們身上逐漸癒合的傷口變成了行道樹曾經存在的最後證明。

中筋麵粉被使用時，有兩千棵樹在外頭倒塌。倒塌的樹被收拾乾淨時，只用了兩匙的麵粉還是躺在廚房的流理台上。樹沒想到自己的存在會忽然被抹除，中筋麵粉也沒想到自己的存在只有在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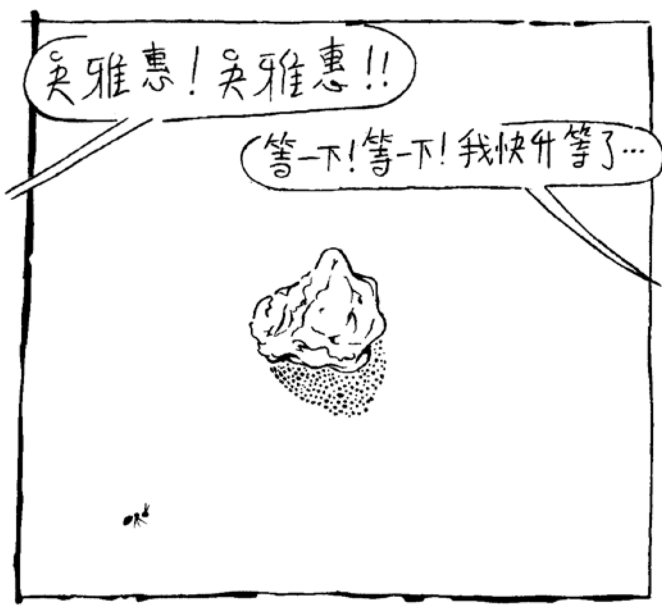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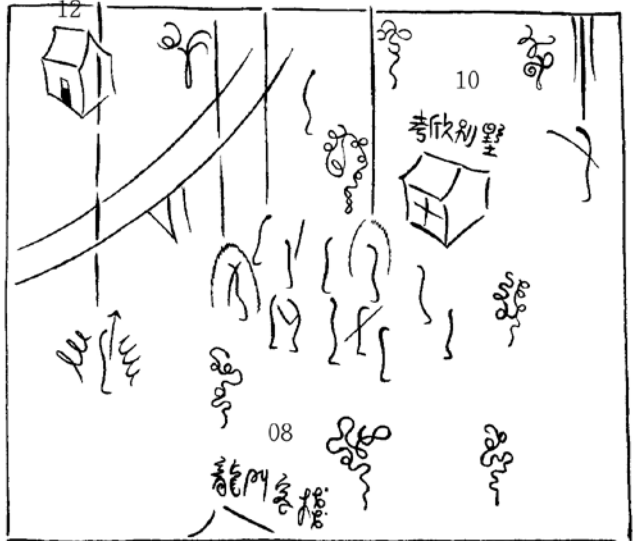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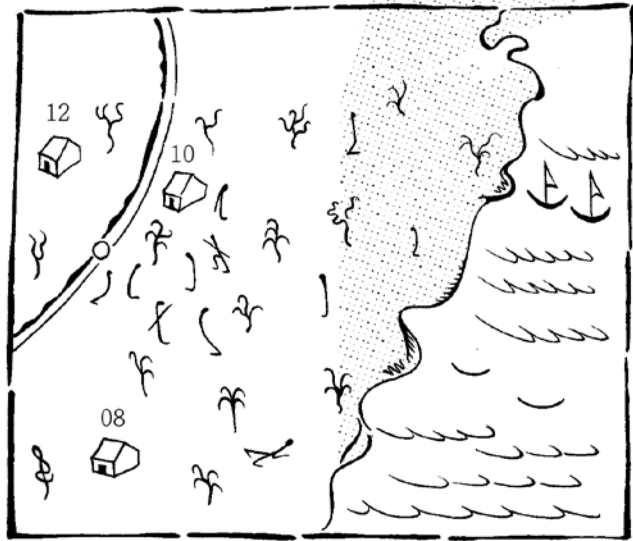


雨系美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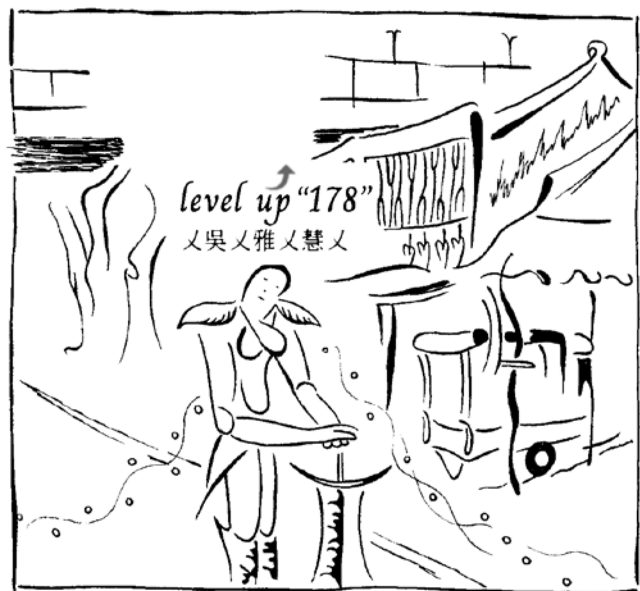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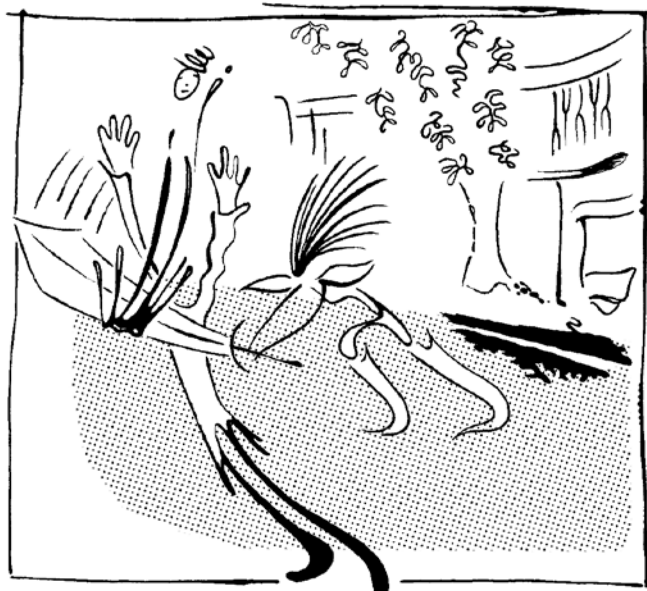
文：敵芬尼朵糖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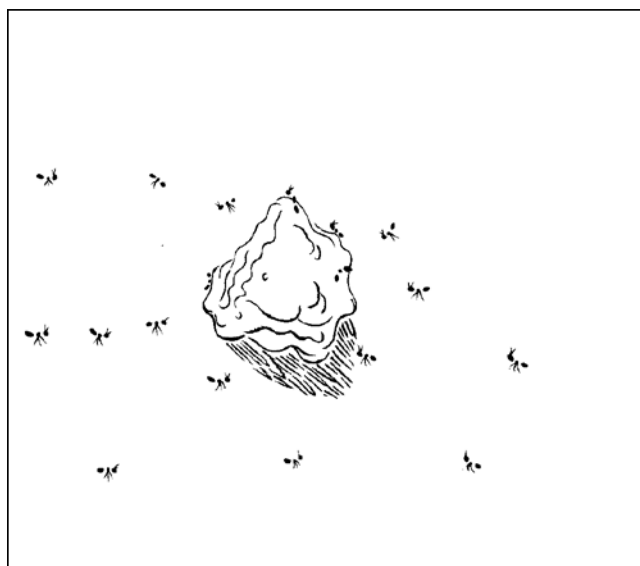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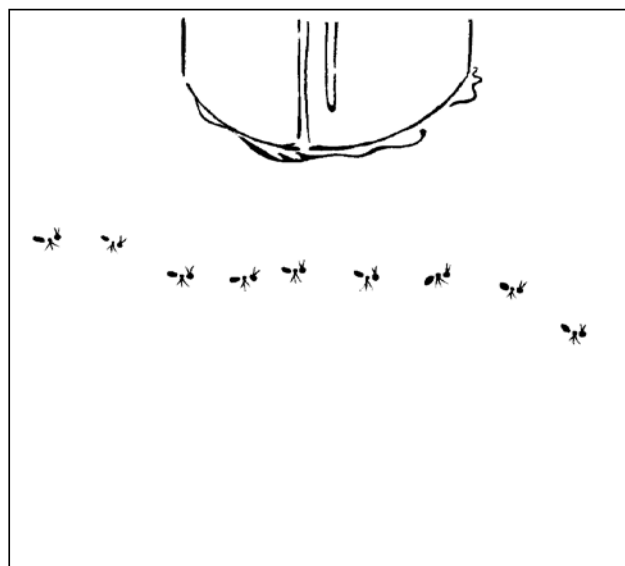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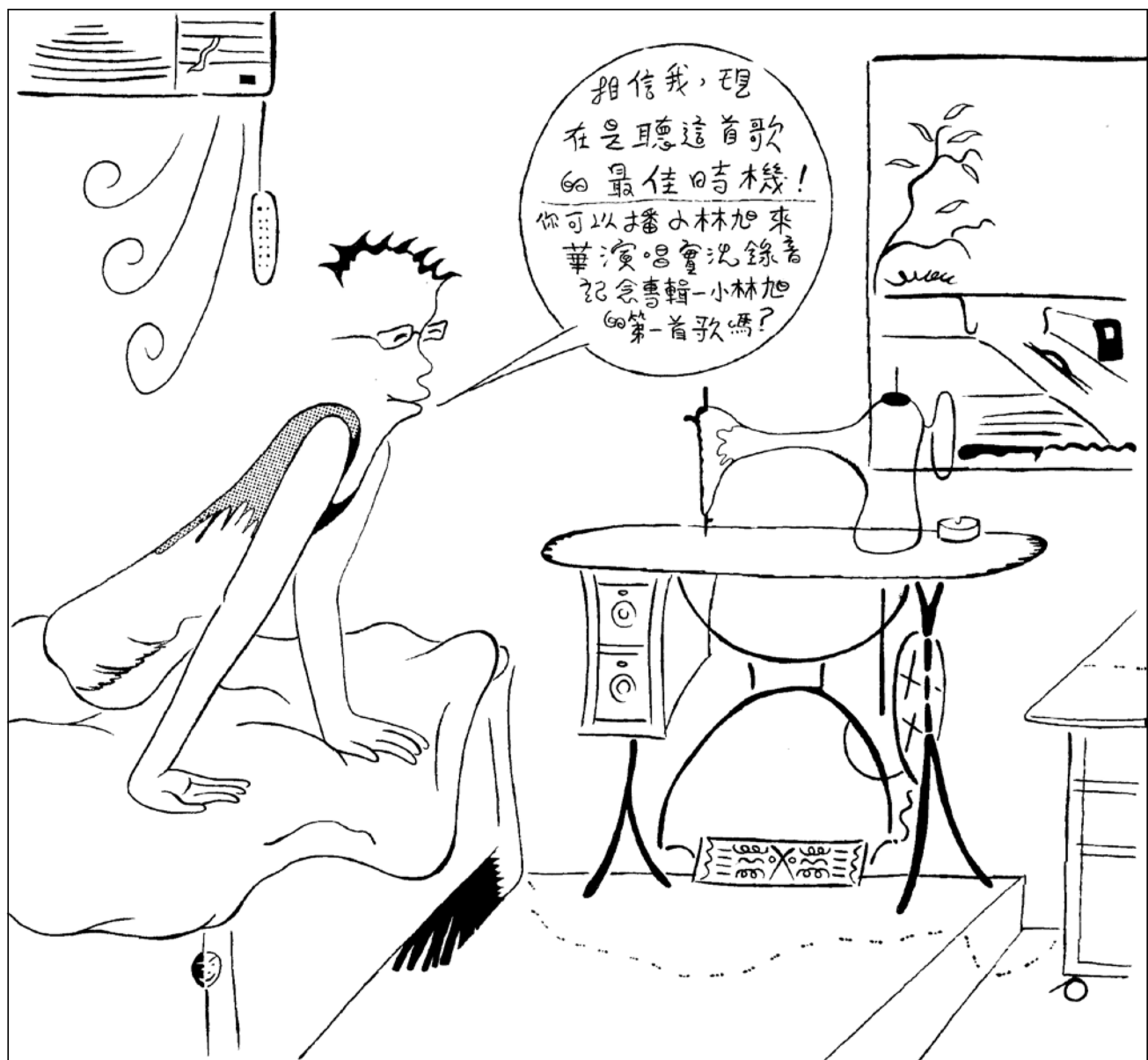
因為颱風天在家放了一個禮拜的假都在家看動畫，今天要推薦的美女是來自敗北女角太多了的八奈奈杏菜，食量大又天然呆感覺已經是動漫女角的標配了，因為看完之後還是再放颱風假所以又接著看我內心的糟糕念頭，同樣是食量大又天然呆的山田杏奈，兩個人的共同點出了食量大又天然呆之外兩個一樣都是藍色的頭髮，非常符合雨系美女的髮色，順便推薦我內心的糟糕念頭 OP1 是 **ヨルシカ** 的斜陽，我非常的喜歡 🥰，本來前幾天心情不太好，但看完動畫心情就好多了，因為有雨系美女的陪伴，八奈見跟山田都太婆了，但這類型的動畫看了都還是會不免生氣一下，因為世界上哪有這麼美好的事呢？不起眼的男主角跟可愛女生相處的故事真的是讓人羨慕嫉妒恨 🙄，不過這種校園戀愛喜劇就是要這樣，平平淡淡的但卻有很多跟女主角相處的橋段，一起在舊校舍樓梯吃午餐，一起在圖書室偷吃零食，平淡的幸福真好吶～～今天的雨系美女就介紹到這裡，推薦大家去看這兩部動畫，也可以跟我討論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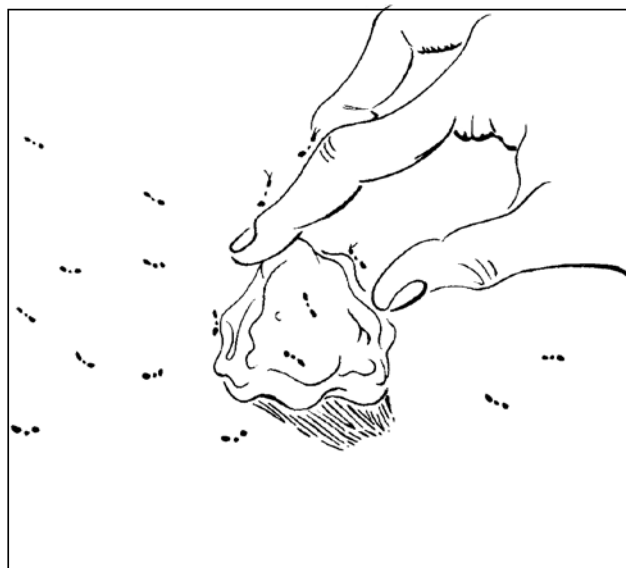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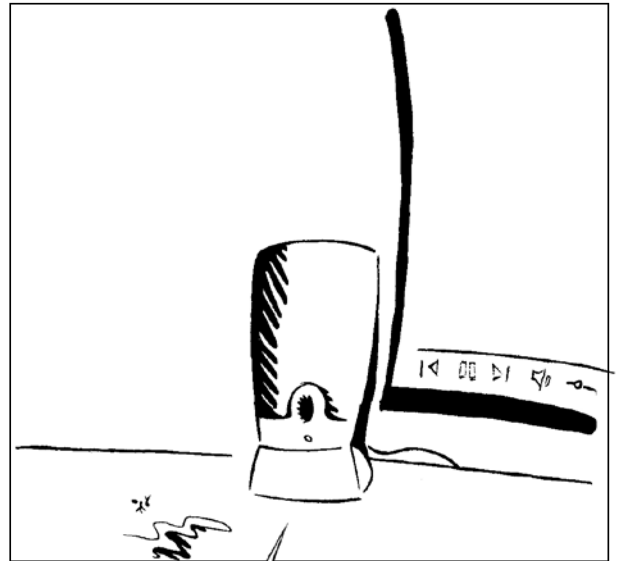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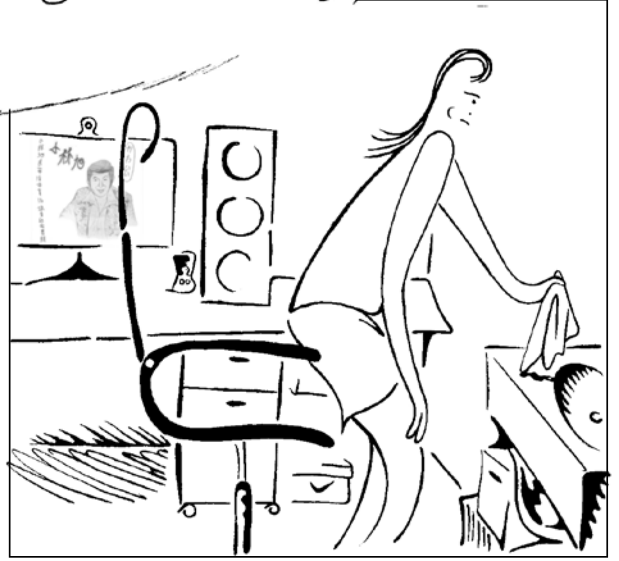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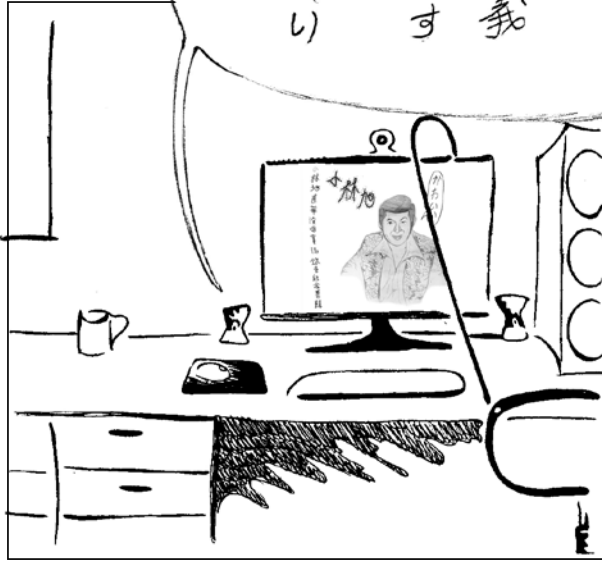
6 分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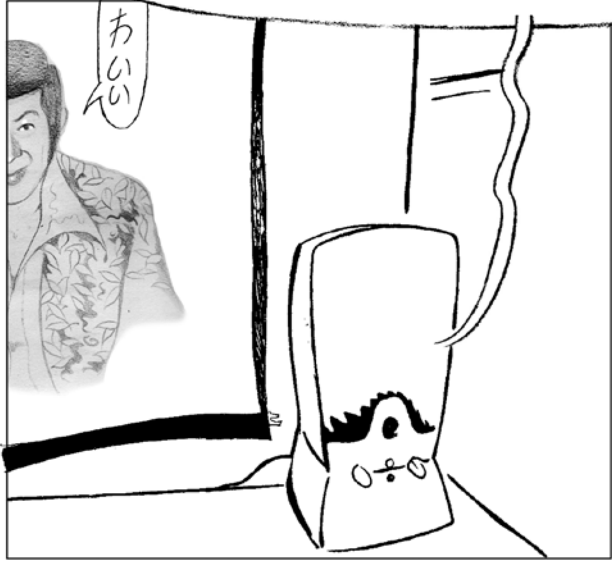


皆さんようこそ
 そいっしやい
 ました(掌声)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x2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うございませう
 謝謝你
 皆さんの一誠義
 に精一杯お答えす
 るつもりで、
 今日は歌いまく
 たいと思いま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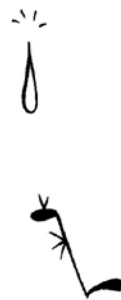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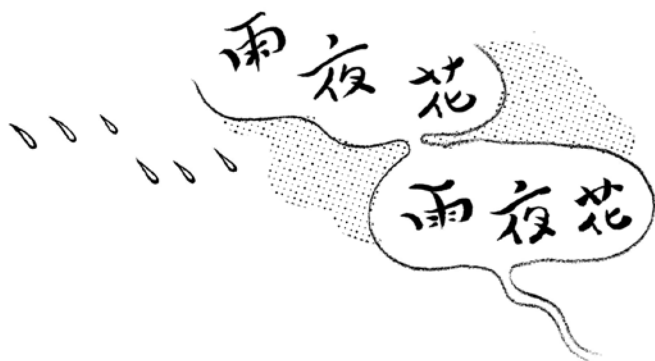
一応台北にきた以上、
 台北の皆様、
 北京語でもって
 挨拶をする
 の
 が当然じゃなか
 ろうか。れまして、
 一生懸命徹夜
 で覚えました。
 各位來賓好！
 我是小林旭！
 請大家多多指教！

とう言う事で
 ございます。
 では、私の歌の
 ページも一枚一枚
 捲つていくことに
 いたしましょう。
 台北来たんだ
 から、歌を歌わ
 なきゃ、それは
 お客様に申し訳
 ないじゃないや
 一生懸命
 何か歌を覚え
 ようじゃない
 か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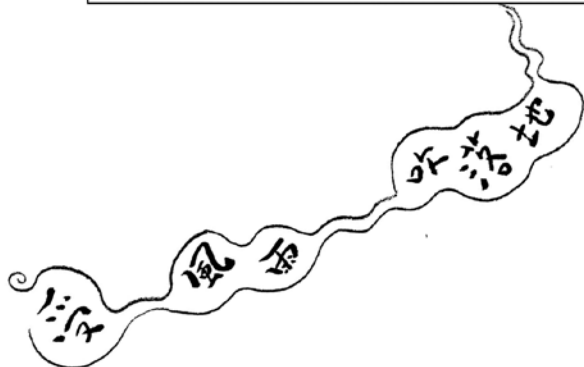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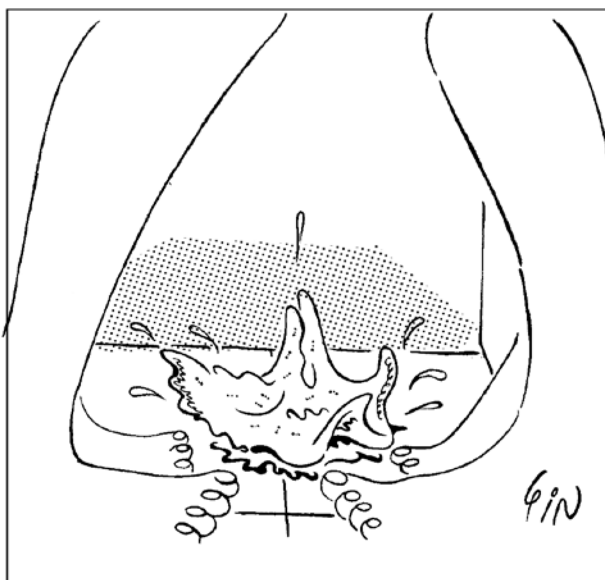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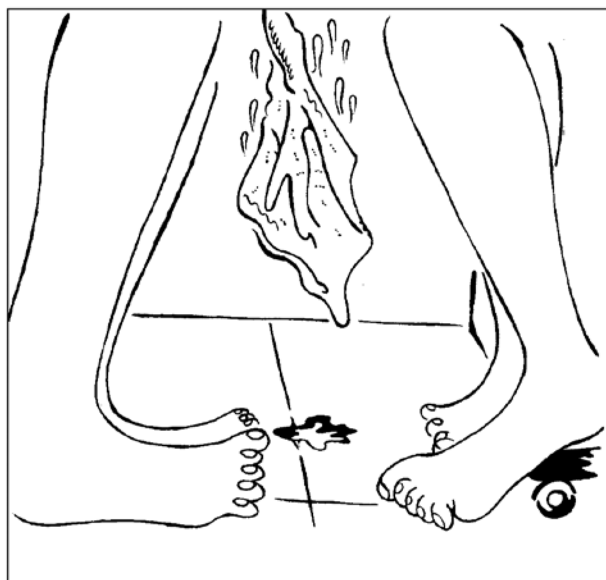


そう言う事で
 で覚えた歌がある
 んです。
 まあ、
 ゆっくりと一つど
 んな歌だか聞い
 てください。





(作伙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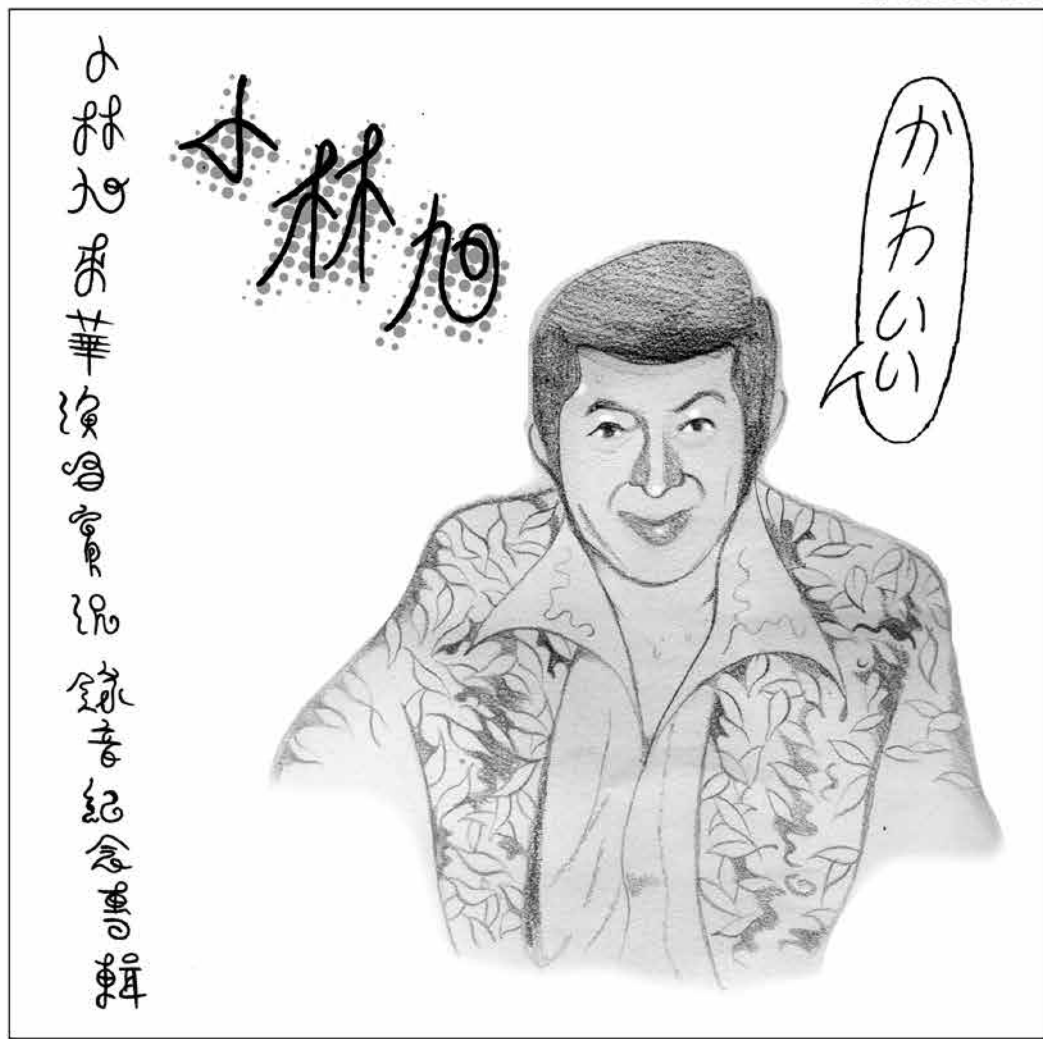


(你太快了)
U are too fast

- 1.雨夜花・
- 2.グソグソ節・
- 3.東京子守歌・
- 4.ブンガワンソロ・
- 5.心酸酸・
- 6.柔道一代・
- 7.女の盛いに何をしよう・
- 8.ギターよ持った渡り鳥・

.....

ULP-5016 1966-01-06



客家·雨

台灣歌謠之父鄧雨賢
跟我一樣是桃園客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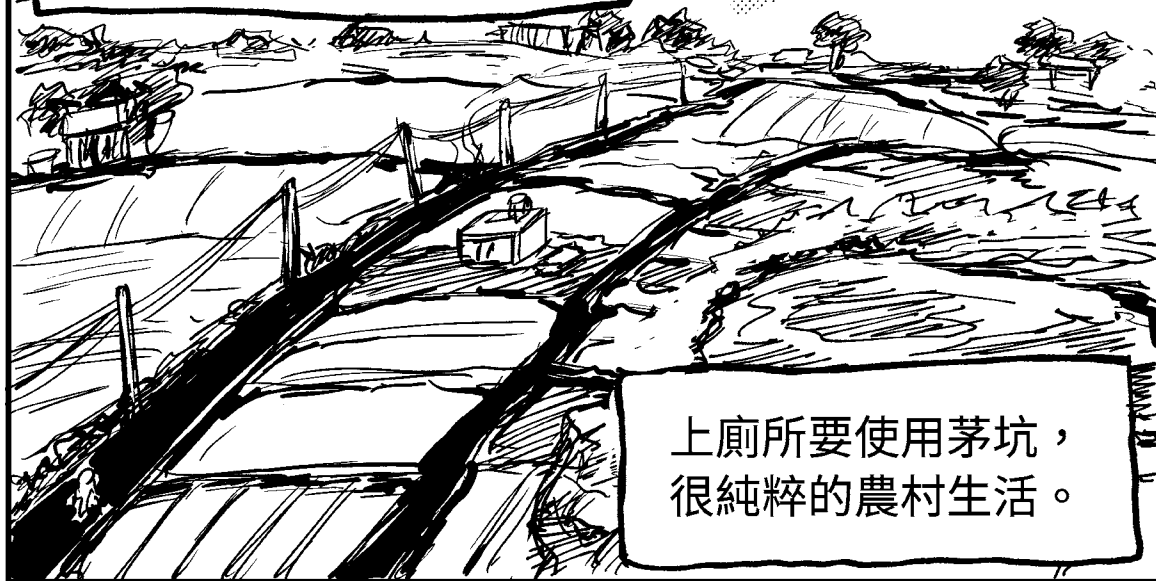


我年幼時寄住在新屋鄉*的外婆家，是傳統三合院。

*已升格為新屋區。



四周是稻田，春天插秧，
夏天割稻、曬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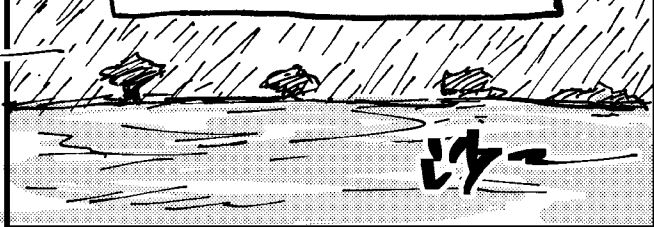
上廁所要使用茅坑，
很純粹的農村生活。

羅宜凡

某年颱風
暴雨不止，



雨量驚人造成淹水，
觸目所及一片汪洋。



外公外婆和舅舅拿著工具，
奮力把室內積水往外潑。



年幼的我看到呆掉，
只記得那蒼白、潮濕的風景。



尼斯湖水怪
出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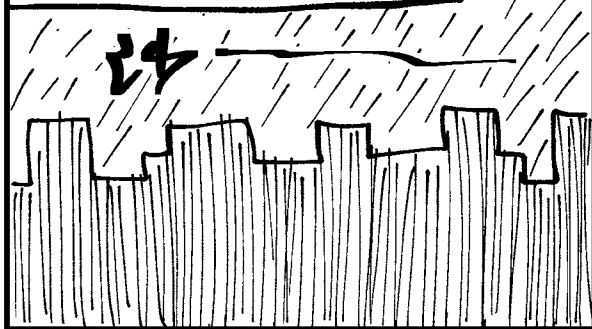


開玩笑的。

END

雨夜其一

幽遊白書有一場雨
令我印象深刻。



仙水篇，桑原一行人
在雨夜遭受御手洗襲擊。

液體生物攻勢不斷，
讓從小水性很差的我
看得心驚膽跳。



快窒息了...

這場戰鬥
讓桑原覺醒，
帥了一波。



可惜後面魔界篇
照樣進冷宮。

長不夠帥
錯了嗎？

拍拍！



END

雨夜 其之二

愛片賭俠裡，陳小刀和星仔被反派海珊設局後，晚上自怨自艾的在家門口淋雨。



鄰居科威特人路過，
狠狠斥責他們不要
那麼窩囊。

他們倆因此醒悟，對鏡頭烙出令我難忘的台詞：

**我們跟他硬碰硬，
小蝦米吃大鯨魚!!**



但這兩人在現實世界
都當上中共政協委員，
加入了大鯨魚。

How
ironic!



電視轉到還是會看完！

END

畫家 羅小謙
 ▲從畫中可以看到尊貴讀者對鄧的藍色認識，並用了尊貴讀者對鄧的藍色認識，有如勾勒代表愛鄧的一



畫家 蒨
 ▲這張圖就像在剖析鄧的一生，將他的日常生活重現在我們眼前一樣，將他



畫家 WeMan
 ▲對鄧的了解彷彿深入骨髓，展現鄧鮮為人知愛好和平的一面。



畫家 詠哥!
 ▲尊貴讀者對顏色的運用瞭若指掌，就線譜、音符的運用無所不知，對一



畫家 郭恩碩
 ▲將鄧擬獸化成長頸鹿，就像在宣告各位大眾莫忘如此偉大的音樂創作家，並向鄧學習堅韌不拔的身姿。



畫家 呂欣欣
 ▲傳神的描繪鄧，連細小的汗珠尊貴讀者的觀察力與創造力。

畫家 阿勇
 ▲充滿稜角的畫風讓我看到鄧的多面性，一角、兩角、三角型像童歌遊戲般洗腦的也就只有鄧的歌曲了吧~

畫家 張三三
 ▲超級卡哇伊的鄧，是我們從沒看過的那一面，超ㄉㄟ的裝扮也顯的鄧氣宇不凡。



畫家 P.C
 ▲看似放蕩不羈的線條卻細膩的描繪鄧的肖像，更顯動人，一些即興



畫家 Ami Ogura
 ▲看似簡潔的筆法，實則不簡單，每個落筆的位置都像鄧的歌曲一樣精準確實，灰常厲害。



畫家 腦包
 ▲尊貴讀者在畫像上添增禮物的綵帶，像在告訴我們鄧的歌曲有如拆禮物般每每帶給我們驚喜。



畫家 王柏親
 ▲尊貴讀者刻意放大描繪鄧的臉孔，引導我們看進鄧的雙眸進入他坎坷的一生。



畫家 王柏欽
 ▲畫中將耳機作為一個鄧的主要配件，顯示出鄧熱愛著音樂的心，眉宇間也充斥著不凡。



畫家 胡瑪麗
 ▲鄧少在這位尊貴讀者的眼中就像凡、彬有禮畫中的白樹馬風子一樣，眉清目秀，氣度不凡。



明星 鄧雨賢 粉絲投稿大集合



畫家 **YU394Xup6**
▲透過點線面的組成簡單明瞭的表達出鄧心中所想，有時候簡單的生活小確幸就是一朵鮮花一首曲子，而作曲是鄧最拿手的事，難的是鮮花的取得。

畫家 包巾狗

▼尊貴讀者帶領我們看到鄧有趣的一面，畫面中鄧開心的踢著足球，大汗淋漓不亦樂乎



畫家 **鑫鑫**
▲有如恐怖電影般的形象映入我的眼簾，就有如鄧經歷的一切艱辛過往一一浮現在面前，細思極恐x2.....



畫家 **洪伊又**
▲尊貴讀者留下鄧的面孔和腳的部分，提醒我們成功是靠腦袋和雙腳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的，千萬不要妄想一步登天



畫家 **廣末涼子**
▲是野獸派！完全展現出鄧內心對音樂有如野獸般狂野的執著，妙！妙！妙！



畫家 **兄弟**
▲尊貴讀者格外用心用色繽紛，也不忘提醒大眾，性與音樂是緊密相關密不可分，創作好的音樂就需要高品質的性生活。



畫家 **那個**
看細細的線條卻更顯動人的肖像，加上更顯動人的線條，那個

畫家 吃乾嘛盡女

▲尊貴讀者繪製了鄧學生時期面目的面貌，並且紅唇白齒，是迷倒萬千少女的致命細節，更、



畫家 **李碩瑜**
▲尊貴讀者細膩的描寫鄧從年少到頭髮漸白的歷程，讓我們不經感嘆鄧短暫卻又精彩的一生，帶給後人無限的音樂養份。



畫家 Hatsukyo

▲電繪的力量讓我們眼前，精細的繪畫技巧更現的出現在我眼前，不經細細的唱起畫月亮的我



畫家 陳寬

▲尊貴讀者特意製造有如古代壁畫般想要留住歷史的樣貌，提醒世人莫忘初衷。

▲隨性的畫風是有意為之，玩弄著從畫面中看出尊貴讀者認認真真的強者風範。



畫家 **Chu Chu**



畫家 喵咪

▲宛如個性簽名般的留下像是到此一遊的記號，就像鄧的一生短暫卻又令人印象深刻，並且永世流傳、歷久彌新.....

塔羅專區

占卜文字 & 塔羅牌圖：羅小謙 (414)

本報特邀塔羅師羅小謙 (instagram @lo6xiao7ien)，在本期節目中除了為萬中選一的來信者 D 先生占卜外，還特別開設大眾占卜區，照顧廣大讀者～～

阿彌陀佛、阿門、感謝主、感謝阿拉、感謝各位大德！

祝各位幸運每一天！

1. 最近和老婆常起口角，他常常說他也是高學歷的女人，卻為了我困在家，請問我該怎麼辦？



牌面顯示您目前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都很不錯，不過您有想過這完全是靠您自己努力得來的嗎？您的妻子也是非常具有創造力的女性，您能夠無後顧之憂地工作，都是您的妻子甘願妥協，支撐起整個家。

給您的建議是：主動對您的妻子低頭，任她打罵任她罰（相信我，她不忍心的，但您還是得做）在您的妻子發洩完情緒之後，您再深情款款地看著她的眼睛，握住她的雙手，對她表達您的感謝，告訴她您知道她一直以來的付出，感謝她為了這個家所做的一切，相信事情會迎來好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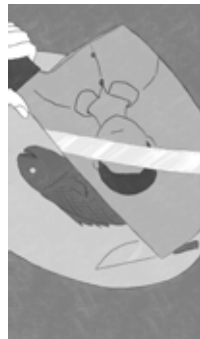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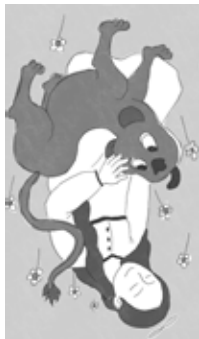
2. 最近創作遇到瓶頸 很多我的歌的歌詞都被拿去改成日語歌詞了 我是不是應該開始寫日文歌？畢竟要賺錢養小孩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您的心中已經有答案了，您心裡其實不願意為了現實妥協，但是現實的情況又讓您沒辦法鼓起勇氣拒絕，在這件事的處境上，您像是一個憤怒的孩子，彷彿所有人都不理解您，全都在強迫您做您不喜歡的事，您卻也不知道該如何解決這樣的困境。

宇宙給您的建議是：稍微放下糾結的思緒。俗話說得好：「逃避雖然可恥，但是有用。」，適時的休息一下，或許再次出發時會有不同的想法：我們未必能改變世界，但是我們能改變自己。

3. 最近工作上遇到一個女人純純..我覺得他真的好有魅力.. 但我有家庭 請問我該怎麼辦？



您確定您真的對純純感興趣？我就這麼跟您說好了，純純對您一點興趣也沒有，也對感情沒有渴望。在我看來，您想吸引純純注意，更多的是證明自己還是很魅力，才華洋溢罷了……既然您已經有家庭，就不要做出讓自己後悔的事。

請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相信命運……



4. 我覺得我的音樂好像都有點太濫情了 我該繼續照這樣創作嗎？還是應該要開始做一些抖音金曲呢？



看來您的創作陷入了停滯不前的僵局。或許我們應該先釐清您考慮做出改變的原因，我能看見您是一個充滿能量的創作人，只是您衝刺了一段時間後停下了腳步，懷疑自己的方向。
容我提醒您，創作是自由的，也是自己的，您絕對是獨一無二的存在，不需要追求跟別人一樣。相信您在重整思緒後，會有重新踏出腳步的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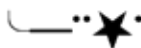
大眾占卜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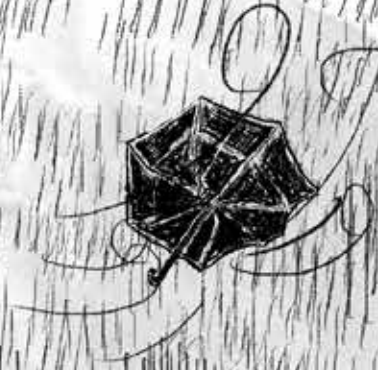
你的心裡下著什麼樣的雨？

（請選擇你最有感覺的選項，畢竟大眾占卜，只能選出最接近你的情況，如果沒有特別有感也很正常～）



A 最近一頭埋進自己的事業裡，花了很多時間跟夥伴們研究跟討論，要小心突然打斷你們的雷陣雨喔！
衝勁十足的同时還是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和心！
降雨機率：40%
B 猶豫不決的時候，或許代表還不是下決定時候，毛毛細雨，應該很快就會停了！
再多想一下，等待更好的時機！
降雨機率：25%
C 過去發生了什麼困擾你的事嗎？彷彿天空下起大雨，只淋到你一個人？這些無人明白的傷心往事，很快就會撥雲見日了！但是在你振作起來之前，還是先找個地方躲雨吧！
降雨機率：70%





感謝名單 Acknowledgments

作家 Writer: 艾爾凡·波皮什 Irfan Popish (instagram: @irfanpopish.1990)

英文翻譯及文史研究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王翊萱 Tammy Wang (instagram: @ontammy)

漫畫藝術家 Comic Artist: 羅宜凡 Lo Yi Fan (instagram: @loyifan.z)

漫畫藝術家 Comic Artist: 游博任 Yu Po Jen (instagram: @yupojen_)

台文羅馬字化推動者 Taiwanese Romanization Promoter: 簡維佑 Kán Ûi-iū

塔羅精靈 Tarot Elf: 羅小謙 (小謙) (instagram: @lo6xiao7ien)

活網美女姊姊 Internet Surfer: 敵芬尼朵糖衣 (instagram: @diphenidol_sugar)

開幕表演舞者 Opening Performance Dancers: 周芯 Sarah Chou 陳群 Chen Qun Han

開幕表演聲音製作 Opening Sound Production: 張允 Yun Chang

所有參與繪畫大賽的讀者 All Participants in the Drawing Competition

福利社 Frees Art Space

